

魯迅印想記



一 我的想法

魯迅先生死了！他就這樣突然拋棄了他那銳利的武器，停止了他的步伐，同我們永別了！前些時候，人們還抱着滿腔的歡欣傳說他的病好了，怎麼想得到？他突然死了！

人在無法抑制的感情激盪中每每善於自己灌自己的米湯以求精神上的解脫，尤其是文人，更會利用一種突然的變動使出各色各樣的花槍來顯示自己的本領。譬如魯迅先生現在死了，有的人一定要咬緊牙關說他沒有死，有的人則說是太陽熄滅了，巨星殞落了，甚而至於前

幾天還在同他一槍一刀地撕殺，現在也突然擺出一副哭喪臉，表示他也有些「那個」的樣兒，要是再過一些時候，我相信，無論那一種說法，都會在他的遺言上來尋章摘句作爲自己的盾牌了。這，魯迅先生是明白的，他說：

「一個偉人在生前總多挫折，處處遭人反對；但一到死後，就無不神通廣大，受人歡迎。佛說一聲：『噯』，弟子皆有所悟，而所悟無不異。」——偉人的化石

不管是怎麼說法，實際上魯迅先生是死掉了，這不是謠言，也不是做夢，他的精神儘管在人間永遠遺留着，我們此後再也聽不到他對於這千奇百怪的社會發出那樣辛辣的諷刺了！他不是太陽，也不是什

麼巨星，是一般大眾最敬愛的文學的導師；現在我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在這兒來研究這位偉大的文學者的思想立場等等，我祇知道，無論是什麼思想，站在什麼立場，魯迅先生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所站的獨特的地位恐怕不會有人否認了吧？所以，無疑地，魯迅先生的死，不管你怎麼說，是整個的近代中國文學運動最大的不可挽救的損失！

在這兒，我能夠用什麼言辭來表達出自己的哀悼呢？對於這位中國最偉大的惟一的文學之父一生的勞績，自有其燦爛的光輝照耀着千萬人的心，我想，一定還有多多少少的人比我認識得清楚，透澈。我現在祇想說出個人對於他生前的印像和死後的感想，祇想把鬱積在內心的一切悲憤吐出來，然而，被這消息所激起的感情無法平靜下去，

突然湧在心頭的那樣多的話怎麼說呢？

我／＼不願意來計算這位偉大的文學者在創作上給我們有多少寶貴的模型和啓蒙的教訓，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也不容許這樣做；我相信，人們同情他，敬愛他，並不僅僅由於他在新文學的建設上有巨大的勞績，而是因為他有青年人百折不撓的精神，有純真的爽快的性格。他是一個極頑強的戰士，無論你戴着怎樣的假面具上場來，總滑不過他那銳利的眼光，有多少人，一觸着他那辛辣的諷刺立刻就原形畢露。他是澈頭澈尾的舊社會的叛徒，他是那些「正人君子」，「名流學者」們的死對頭；從「五四」以前到現在，他無時無刻不在戰鬥中，也無時無刻不在戳穿黑暗的牢籠向着光明前進。數十年來，同他一道的戰士，多

少人站住了，多少人脫逃了，甚而至於還有多少人掉戈相向，倒在敵人的懷抱裏去了，他却一步步地踏上了更新的境地，在他的週圍的差不多又是新起的戰士！他有這樣堅強的性格，無論你是怎樣兇惡地巧妙地施展出來的明槍暗箭，他都是勇往直前毫不屈服的。即使是對自己的病，近年來，他經常在病痛中，從他每次的來信，從人們的傳說，我們爲他的身體湧起了無限的憂慮；然而，他自己却並不在意，從來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身體，他的眼光祇對着當前的敵人，他並不爲自己的身體遭到創傷而就心着死，祇想到生命的短促而要加緊向黑暗猛攻，同不合理的社會戰鬥；他認定：「死是人生自然的法則」，他祇是「在不知不覺中記起了自己的年齡」而「要趕快做」！他現在這樣趕快地

把自己的生命結束了，竟把全中國甚至於全世界最可寶貴的這一生命結束了！他趕快做出來的事情當得起這樣大的損失嗎？不！一千個不！一萬個不！我們對於他的死感到了無限的慘痛，同時，更耽心着他死以後將要怎樣地才能夠繼續來完成他的偉業呢？現在，有誰能夠負擔起他放下的責任呢？沒有！實在連影子也沒有！

同在這一年中，我們失掉了兩個最偉大的文學導師——高爾基和魯迅。但高爾基是死在蘇聯的憲法公佈以後，魯迅則在他剛剛揭起「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旗幟就殉難了！說他「殉難」，我認為是沒有錯的，在這兒，我們可以引出他的令弟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的話來作證明：

「說起他的肺病來，本來，在十年前就已經隱伏着了，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可是他的個性却偏偏很強，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要生氣，靜養更是沒有那回事。所以病體就一天天的加重起來，不料到了今天，已經不能挽救。」

「說到他的思想方面，最初可以說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可是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彷彿都很悲觀。譬如我們看他的阿Q正傳，裏面對於各種人物的描寫，固然深刻極了，可是對於中國人的前途，却看得一點希望都沒有。……」

「他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祕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內山書店的人知道以外，其餘的人都很難找到。家母幾次讓他到北平來，但他總不肯，他認為上海的地方是很適宜的，不願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十月二十三日南京新民報：北平通訊。

不錯，我們的魯迅先生，「動不動就生氣」，不能像他的令弟苦雨齋居士那樣悠閒地穿起袈裟（究竟真的穿上與否，我們却未曾見到過。）躲在「寒齋」裏玩古董，學畫蛇，也沒有同現實脫離過，始終在這漆黑一團的社會裏衝，所以同人家衝突的那些「小事」也就在

所不免了。就連同他的令弟周作人先生都要「衝突起來」，別人看到的「小事」甚至有人還認爲本就沒有那麼一回事都可以使他激動起來。這，我們不能怪他「個性偏偏很強」，即如他同周作人先生，從來就不相往來，我們能夠祇在感情上來認爲這祇是「弟兄不和」時的一點「小事」嗎？記得去年我要給他介紹一位周作人先生的門生通信，並請他介紹投稿，結果回信來拒絕了：

「譯文我担任投稿每期數千字，但別人的稿子，我希望直接寄去。因爲我既事煩，照顧不轉，編輯又像不大願意間接介紹；所以我介紹者，一向是碰釘子居多。和龔君通信，我希望從緩，我並無株連門生之心，但一通信而爲老師所知，我即存從中作祟

之嫌疑，而且大人會因此興波作浪，非常麻煩。爲耳根清靜計，我一向是極謹慎的」。

「多疑」，「個性很強」，這是周作人先生認定的他老兄的缺點，但在另一方面却又爲許許多多的人極口稱頌了。他把這社會看得十分清楚，他看透了許多兇惡的卑鄙的面孔，所以他「一向是極謹慎的」。在這人世，竟有開頭擺出兇惡的面孔來同你戰鬥，要是你能夠稍一持久，漸漸地會使對方顯出笑容來，甚至有的在一面戰鬥，一面却在笑着向你招手。如像我們那位「友邦」的「親善提攜」就是現成的例子。魯迅先生看得清，他祇是很固執地一往直前地走他自己的路，他是這樣「多疑」的，他的「個性」這樣就「很強」了。就因爲他的性

格有這樣的特點，使他愈不能容於舊的社會，這樣使他對於舊社會更加堅強其憎惡的心理，於是他就一步不停地前進了。

在這種情形下，他再也無法顧及到自己的身體，竟在這樣污濁的黑暗的社會下捐棄了他的一生。我們知道，高爾基本來也是有肺結核症的，我們的魯迅却没有像高爾基一樣的幸福得以到意大利去休養；他的死，我感到比對於高爾基還要更加慘痛，我們的損失，實在比蘇聯還要大得多啊！

也許有人認為魯迅在文學上給我們遺留下來的成果不及高爾基那樣偉大，然而，我們不要忽略了中國的社會是在怎樣複雜的破碎不堪的境況中變動着，我們的文學運動是跟隨在如何短促的忽條的歷史階

梯上飛躍着。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了魯迅這樣偉大的人物已經足夠在世界文壇上眩耀了；假如沒有他，則不但「五四」的新文學運動祇遺留下一頁白紙，我們的進行怕不免還要走多彎曲的路徑吧！

在這兒，祇想說我個人對於魯迅先生的印象，就作我自己向他敬致的一篇悼詞；我不願而且也不能涉及那些大問題，像我這樣一個渺小的人物就連要想敘述自己的一點兒感想都恐怕在這樣短促時間內不能有條不紊地吐出來，在高度的感情激盪中，我更無暇在構思和措詞上用力了。

二 片斷的回憶

自去年底離開北平，差不多一年沒有接到過他的信。這當中，因為生活關係，不得不暫時壓着自己的感情，同他隔絕了。那天早上，正在給一個朋友寫信，接着送來的報翻開第一版就驀然觸了那樣駭人的幾個大字：「魯迅昨晨逝世」。（附錄一二），我的心頭一跳，兩眼也昏花了。我沒有心緒細細地看那些詳細的記載，對着那幅「魯迅遺容」禁不着一股熱情湧了上來。當時祇想扔掉一切往上海跑，祇想去望他最後一眼來補償這永久忘不掉的遺恨；一會兒，又想提起筆來

寫，想在紙上把這一年來壓着的感情同這消息所激起的慘痛發揮出來，但結果却祇是在心頭跳跳，伏在桌案上幾個鐘頭說不出一句話來！我這人素來就有這樣一個古怪的性格，我最討厭哭泣，然而在這兒我實在顧忌不到別人的罵而寫出自己忍不住流淚了。我們縱然拋開那些大問題不談，祇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遇，我的父親從沒有那樣關心過我，我的師長沒有給過我那樣好的教訓，我的多年的舊友在生活困厄的時候個個都躲開了，沒有一個人像那樣不嫌麻煩地給我許許多多的幫助。忍受了這將近一年的時間想到將來總可以同他通信或是見面，現在一切都望絕了！我知道自己是異常的渺小，從這裏我想到魯迅先生對於一般的青年是如何地在熱心幫助，我現在突然喪失這樣偉大的導

師，世間上恐怕不再有這樣熱烈的友情，我就心着自己將茫然失措而無所適從了！

奇怪的是在幾天前因為搬家在那些信堆裏清出了一部份魯迅先生的信，在那時我就特別提起了自己的注意把它們保存起來，（離開北平時曾經扯掉了些）。現在想到彷彿在無意間已經在心裏潛伏着不祥的預兆，其實，再進一步思索，到並不是什麼「預兆」，這是因為在長久的隔絕後更感到那些信的可貴，當時的心理大概不過如此而已。假如要說「預兆」，魯迅先生近來的文章也常常提到了死，彷彿他也預感到了什麼似的，其實是久病中「記起了自己的年齡」而就心着他所努力要做事情。這並不是他的預感，這是他給我們遺留的警語，這

是他賜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紀念品啊！

我還想在那一大堆紙屑裏發現一些最寶貴的紀念品，結果祇找出了幾個空信封，（裏面的信箋不知道什麼原因在什麼時候扯掉了）以及我數年前的一些講演稿；魯迅先生在北平遺留給我們的那幾幅照片也不知道扯到那裏去了。我翻開那一疊講演稿，有一篇是十九年在四川重慶法專講的文學與社會開頭就會涉及到魯迅先生：

「比較進步一點的也不過是過渡時期的代表，即周作人先生所謂「騎牆派」的人物是也。他們在舊社會中固然感受着種種的不滿，在革命的環境中也處處都看不慣，他們對於一切現象的不滿足，祇是個人的心裏感受着厭煩，因為胆小而又沒有反抗的勇氣，